

想當郭大夫沒當成，卻因在餐廳打工變成郭大廚；他的“切仔麵”在休士頓可是享有盛名。



從椰林大道到休士頓太空中心

文・圖／郭正光

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日子沒去回想大學時候那段歲月。去年（2009）9月接到臺大田徑隊校友會通知要召開60週年隊慶，希望海外校友能共襄盛舉；那封邀請信使我頓時墜入40年前的往事追憶，經過短暫考慮，我欣然決定返臺參加。那天在會場遇到了數十年沒見的老隊友，也遇到了《臺大校友雙月刊》林主編，她當面向我邀稿，我不好意思拒絕而點頭答應，回美後心想日子久了她會忘了我的承諾，臺大傑出校友在美國成千上萬，應該輪不到我寫才對，沒想到她緊迫盯人，用E-mail一再邀稿，說海外校友稿件很少，在盛情難卻下，我終於決定下筆。並不是我有什麼特別值得大書特書的事跡，只想藉此拋磚引玉，希望日後有更多的海外傑出校友投稿校友雙月刊。

當年進臺大幾乎是每個學子的首選，而我上有兩個哥哥已進臺大，底下一個妹妹又是北一女

的高材生，壓力之大可想而知。但是考進臺大對我而言卻是個驚喜的意外，因為憑我高中的成績及最後一次模擬考的分數，大概是屏東農專（現名屏東科技大學）的程度，畢竟我高三那年在田徑場上奔馳，同時忙著參加許多舞會“泡妞”；這個驚喜的意外卻也註定了我往後數十年的生涯。

老實說我是比錄取臺大最低分多一分考進農業推廣學系，若是少個兩分，我今天應該是中國醫藥學院的校友。進入農推系後，一開始也很想好好念書，開學前我買了普化和植物學的原文書在家先啃，看到不認識的英文字就猛查字典，兩、三禮拜下來勉強看完第一章“Introduction”，沒想到教授只花5分鐘就把第一章帶過，我的努力完全泡湯。不久，重考或轉系的念頭開始在腦海中盤旋，因為農推系畢業後似乎只有進農會當推廣員，正是那時家母從事的工

作。想當年高三時，班上同學都以「郭大夫」、「陳大夫」、「王大夫」等互稱，大家都想念醫科，只不過當時考進臺大的喜悅和驕傲感沖淡了我想重考當醫師的心願，大一多彩多姿的生活也把我的學業成績搞到無法轉到農化系，直到最後一個月，我才下定決心一面準備重考，一面申請轉農藝系；結果，我被農藝系接受，但是沒考上任何一家醫學院。

念醫科不但是我的真愛，也是家父的希望。到了大二，我卻不敢再有念醫科的妄想，直到有一天他告訴我要送我到日本學醫，並要我好好學日語。那時候確實有一些人走這條路成為醫生，但是代價很高，要花台幣100萬，那時的100萬可以在臺北市買間不錯的房子。有了這個到日本學醫的選擇，加上一些教授一本講義十年不變、照本宣讀，我對農藝系的課程就變得很不認真，我還記得「農業氣象」這門共同必修科最扯，老師缺課加上我翹課打瞌睡，一學期下來好像什麼都沒學到，到現在我只記得老師以濃重的外省口音說：「你早上起床看到外面霧茫茫，那今天就不會下雨」；難怪那時候的電視氣象預報每天都是「晴時多雲偶陣雨」。

我們那屆的農藝系本地女生多於男生，男生只有5位，由於一些農場實習課需要下田或拿鋤頭，我們男生都是用下田做苦工來跟女同學交換上課筆記。真佩服她們上課那麼認真又寫得快而工整，若沒有她們的筆記，我鐵定會被當掉幾科。那4位男同學日後都很有成就，例如劉榮木成為伊利諾大學的名教授，蔡憲宗成為臺灣杜邦的總裁，楊之遠成為環保署副處長及文化大學教授，至於

女同學則因大多失聯而不知近況，僑生的部分就更疏遠了。

由於沒認真念書，我有很多時間參加社團活動、田徑隊以及交女朋友，但也因為這些課外活動，我跟同班同學的互動就少了很多，同學間的情感也沒有好好培養，這是我多年來的憾事。這些年來臺幾次與在臺同學相聚，我幾乎無法憶起多少往日的趣事，倒是因為花在田徑場上的時間很多，又當過隊長，所以與那些隊友的感情較密切，記得的往事也較多。除了田徑，我還活躍於臺大代聯會以及《臺大青年》雜誌的發行，在那裏我認識了現任總統馬英九及前開發金控的董事長胡定吾先生；有趣的是，昔日在社團裏的同事在出國後竟變成“敵人”，因為我參加了臺獨組織變成“叛亂份子”，而他們參加了反共愛國聯盟變成“愛國人士”；這種發展真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在臺大代聯會以及《臺大青年》雜誌的經驗不但培養我日後在美各種社團的服務熱忱和領導能力，也訓練了我寫作的能力和技巧，令我受用不淺。在美期間，我擔任過各種臺灣人社團的會長，也曾任《臺灣公論報》寫專欄。

我真正開始認真念農藝系的課時已是大三，並不是我有了什麼大覺大悟，而是家中發生重大變故：家父信任一個結拜的弟弟，把所有存款、

包括家母的退職金全借給他，還為他作保向銀行及親友借貸，沒想到他事業失敗，家父不但因此損失了一輩子的積蓄，還欠銀行及親友一堆帳，使我們的房子遭銀行查封，也因此，我的留日學醫夢正式宣告粉碎，必須認真面對現實及未來。

我開始真正變成農藝系的一員，與同學們及師長有較多的往來，



年青時活躍於臺美人社團，1987年擔任美南臺灣人夏令會總幹事，頒獎給前總統陳水扁先生。

對那些專業課程也開始產生濃厚的興趣，像遺傳學、育種學、作物生理、生物化學等等，成績單上也不再只有體育課拿90分了。大四那年，系裏來了兩位留美博士教授，也許是我們崇洋關係，令我們大開眼界，從大一到大三，我從來沒上過圖書館借書或查資料寫報告，到圖書館只是念書、順便看看漂亮的女孩子而已，但是這兩位留美教授讓我們學會看英文期刊、找資料寫報告，到大四下學期，我有幸被其中一位教授聘為研究助理，研究如何增加蕃薯的產量，可惜不到半年我就畢業當兵去了；但是這一年的學習經驗使我決心當完兵後要出國留學。退伍後回系上當華中本教授的研究助理，研究如何以組織培養來加速育種，不過還沒成功就出國了。

由於家境因父親被人倒債而變得困難，我知道出國後要靠自己打工維生，聽說在美國中餐館當廚子比當Waiter收入高，於是透過關係，在出國前3、4個月，每天下班後從臺大騎著腳踏車到中山北路的紅石餐廳學廚藝，沒想到就這麼幾個月晚上學來的烹飪技巧，不但讓我賺了留美頭兩年的學費和生活費，也讓我贏得了「郭大廚」的虛名。在德州農工大學念書時，帶著幾位同學參加國際學生烹飪比賽，為臺灣同學會贏得冠軍；到休士頓太空中心工作後，餘暇曾在社區中心開中菜烹飪班，教過數百位洋人學做中菜；也曾幫兩家食品公司發展多種中國食品，更為太空人的食品增加了幾道中菜；有人說我可能是唯一擁有食品營養學博士學位的廚師。

我來美本來是想攻讀遺傳學的，但是聽學長說那科系的



在德州農工大學率臺灣同學會參加國際學生週的三項比賽，大獲全勝，勇奪冠軍。

獎學金很少，幾經考慮後，我決定轉到食品科技系，並專攻農作物食品加工，這樣大學所學才沒白費。頭兩年念得很辛苦，本來英文就不怎麼行，又遇到一些教授的德州腔英文，週末還要打工，真是吃了不少苦頭，最痛苦的還是寫碩士論文，花了好幾個月寫出來自認很得意的論文，指導教授第二天就還給我，我還以為通過了，結果仔細一看，在封面上幾個紅紅大字寫著“Mike,



服務於休士頓詹森太空中心，從事太空食品研發。圖為目前使用的太空人食品及包裝方式。

Please Write in English.”我是用英文寫的，於是很不服氣地去找教授理論說：“I Wrote in English.”你知教授怎麼回答我嗎？他說：“That is your English, not my English.”直到今天我還為此回答而感到很窘，最後只好花錢請人修改、打字才勉強畢業，否則連我的婚事也都會跟著吹了。念博士學位時有獎學金，加上後來又從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到一個3年的大計畫，讓我可以請兩個研究助理幫我找資料、做實驗，我只要負責寫論文和發表。那時我的指導教授是韓國人，英文比我高明不了多少，所以我寫的東西他稍微改改就送去發表了，博士論文也輕易過關。

畢業後曾想回臺教書，但是申請書全部石沈大海，後來才知道自己早已被列入「黑名單」，不得返臺，只好留在美國找工作。那時休士頓太空中心正全力發展太空食品，並要建立一個食品分析實驗室，我因有雙重經驗而被錄用，沒想到一做就是30年，一生的精華歲月以及所學全部貢獻給了美國，而沒有為生我、育我的臺灣盡過一分力，這是我一生中最感遺憾的事；而欣慰的是，我曾因為列入黑名單而於1991年成功闖關回臺，打破黑名單的封鎖網，也因為我們的努力，1992年起「叛亂犯」在臺灣就變成歷史名詞，在那之前，我有15年之久不得返鄉，至今仍沒有後悔過。📷



郭正光享受無重力狀態飄浮空中的滋味。他大概是唯一一位有過此美妙經驗的臺灣人。



郭正光小檔案

臺灣新竹人。1967年建中畢業後考進臺大農推系，1971年農藝系畢業。1974年到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深造，1980年取得食品科技博士學位。1980年8月即進入休士頓詹森太空中心服務至今，2002年起並在休士頓華美中醫學院擔任兼任教授，講授營養與食療。